



人本到影居人



农

奴

奴

奴

农 奴

从剧本到影片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內容說明

《农奴》是我国第一部反映西藏地区阶级斗争的故事片。它揭露了旧西藏农奴制度的罪恶，歌颂了西藏农奴的解放斗争。为了介绍这部电影的创作经验和成就，以及提供一些必要的研究资料，我们编辑了这本书。全书包括三部分：第一部分是本片的电影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；第二部分是本片的主要创作人员，如编剧、导演、主要演员（全部为藏族演员）、摄影、美工、音乐、录音、化妆、特技等谈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；第三部分是有关本片的重要评论，其中对这部电影的政治影响、思想内容、艺术构思、人物塑造等方面作了分析和评价。书内并附有图片七十余幅，可供读者研究参考。

农奴——从剧本到影片

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、出版（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）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2 $\frac{1}{2}$ 插页20 字数：269,000
1965年6月第1版 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制 印数：1—8,000册

统一书号：8061·1100

定价：2.40元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农奴(电影文学剧本)..... | 黃宗江 (1) |
| 农奴(电影分镜头剧本)..... | 李俊 (63) |
| 談談《农奴》..... | 黃宗江 (117) |
| 探索与实践..... | 李俊 (133) |
| ——影片《农奴》导演工作小結 | |
| 关于导演选择演員和处理演員的工作..... | 趙松 (151) |
| ——坚持“四个第一”的初步体会 | |
| 西藏农奴的觉醒..... | [藏族]旺堆 (169) |
| ——扮演影片《农奴》中强巴的体会 | |
| 我和《农奴》中的小强巴..... | [藏族]小旺堆 (184) |
| 我就这样扮演了“奶奶”..... | [藏族]拾雀卓瑪 (187) |
| “阿媽”形象的塑造..... | [藏族]强巴 (197) |
| 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..... | [藏族]白瑪央金 (204) |
| 扮演反面角色的一点体会..... | [藏族]穹达 (210) |
| 談談《农奴》的摄影..... | 韦林嶽 (218)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《农奴》美术設計的几点体会 | 寇洪烈 | (230) |
| 关于《农奴》电影音乐的創作 | 彦 克 | (241) |
| 影片《农奴》声音艺术处理二三事 | 侯申康 | (251) |
| 《农奴》人物化妆的粗浅体会 | | |
|《农奴》化妆小組討論 | 流 虹执笔 | (257) |
| 影片《农奴》特技創作札記 | 佟翔天 謝祀宗 | (266) |
| 百万农奴的解放 | 中共西藏工委第二書記 | 张国华 (273) |
| ——欢迎影片《农奴》上映 | | |
| 为农奴解放欢呼 | 陈其通 | (278) |
| ——推荐影片《农奴》 | | |
| 心潮澎湃讀《农奴》 | 陈 默 | (282) |
| 关于《农奴》的电影文学剧本及影片的 | | |
| 主要成就和問題 | 夏 川 | (288) |
| 看影片《农奴》后学习瑣記 | 严寄洲 | (304) |
| 于无声处听惊雷 | 邱 揚 | (319) |
| ——試談影片《农奴》的导演处理 | | |
| 粗犷·濃郁·洗练·簡洁 | 罗靜予 | (336) |
| ——影片《农奴》镜头运用学习札記 | | |
| 彻底砸断农奴的鎖鏈 | 艺 單 | (346) |
| ——評影片《农奴》 | | |
| 《农奴》是一部富有現實意义的好影片 | 罗石生 | (353) |
| 永远不忘阶级斗争 | | |
| ——看影片《农奴》有感 | | |
| 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副团长 [藏族] | 华洛桑 | (357) |

“紅五星”的光輝 中国人民解放軍某部 宋振溥 (360)
翻身农奴談《农奴》 (363)

[藏族] 拉巴次仁 多 吉 土 登
永 珠 扎西泽仁 欧 珠
索朗卓瑪 泽仁拉姆 明 瑪昌决
边巴次仁 扎西諾布 德 清 卓瑪
丹巴次仁 次仁朗加 小罗桑次仁
格桑次仁 政殿拉姆 旺 杰
次 登 琼 沛

黑暗、落后、殘酷的西藏农奴制度(資料)
..... 《人民日报》國內資料組 (390)

农奴

(电影文学剧本)

黄宗江

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，
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；
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，
共产党来了苦变甜！

——西藏民歌

卷 首

冲入九霄的喜马拉雅山。

它，像一条巨龙在云海里翻腾。积雪崩散，像是落下了片片鳞甲。

层层碎浪，滾滾的雅魯藏布江，像是流向不知所終的地方。

歌声——

喜马拉雅，山高啊，难見頂，
雅魯藏布，江长啊，难見源！
望不到头的岁月啊，
春种秋收，又是一年！
望果节啊望不到果，
西藏的农奴苦无边！

响彻云霄的女高音領唱，哀痛的无字和声四起。

江两岸，望不尽的田野，青稞翻滾。

望果节的一支仪仗队，像一陣阴风似的飄来。为首的大喇嘛在酒杯上粘了一小撮糌粑，捧向高冠华服、騎在馬上的貴族老

爷。老爷接过来，洒酒祭天。

衣不蔽体、俯身在田野里的农奴們开镰收割。青稞一片片倒了下去。一个年轻力壮、上身赤裸的农奴抬了抬头；眼前，領主的府第高聳，像一座大山似的盖在他的头顶上。

一座又一座官府、庄园、寺庙，有如大山似的城堡。

一群男女农奴攀上一座城堡。他們背着沉重的粮袋，沿着盘旋而上的石阶，走上高高的平屋頂，把口袋里的粮食倾入一个窗形的洞口。

粮食落入一层又一层像是其深无底的粮仓。

收割后，空蕩蕩的田野里，一个老妇人匍匐着在捡拾残落的青稞。她放了一粒在无牙的嘴里用力咀嚼着。

在她的身体移挪过去的創痕斑斑的土地上，出現了片头字幕——《农奴》。

上 卷

天未破曉。哭着的初生婴儿，裹在一片破氆氇里，仰卧在地上。

在婴儿头前，一匹小牦牛嚼着草，不安地长叫了一声。

时隐时現的月光洒在石片垒起的低矮的围墙上。沿着墙貼满了牛糞饼子。地上堆着燃烧过的牛糞，似有余温，上面还放着一把熏得烏黑的銅壺。一个老妇人匍匐在那里，精心地搓弄着灰烬，嘴里念叨着“奶奶来了，奶奶来了！”她兜起粪灰，走近婴儿。婴儿的身体下面已經积存了一堆粪灰，老妇人又把捧来的灰，珍重地覆盖在婴儿身上。

“不哭了，你已經投胎轉世，是个人啦！……”老妇人爱撫地

念叨着，“沒有比牛糞里更暖和的地方啦……”

“生了？”一个阴沉的声音問道。

老妇人抬了抬头，又連忙躬背曲腰：“是——小管家！”

那小管家倨傲地立在围墙外，繼續說道：

“天亮就來上冊子，把出生稅送過來！”

“是——是——！”

“男的女的？”

“男的。”

“四两！”

“是——！”

“单眼皮双眼皮？”

“单的。”

“八两！”

“是——！”

小管家又隨口問道：“他阿媽呢？”

“到地里去了。”

“他阿爸呢？”

“不是老爷叫去了？……”她声音虛弱，眼神惶恐地望着小管家。

小管家的脸上閃現一絲冷笑。

薄曙。庄园庭前。一个身材高大的人，双手被縛在阶下受刑专用的木柱上，身子平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一根沾着血肉的皮鞭，擲在他身边不远；一只这地区特有的碩大奇丑的烏鵲，伸出尖嘴在鞭上啄食着。

廊下。家奴們，一个个低着头，吃力地在干着各自的粗笨的

活計——梳毛，織氆氇，打酥油茶……距刑柱最近的角落，一个满头花白乱发的老妇人，机械似地摇着纺线轮。

小管家次仁背着手，巡视地走来，走近受刑的人，一脚踢过去，把他的身体翻转过来。那人圆睁双眼，一眨也不眨。

从厅堂里传来一阵衰弱、浑浊的咳嗽声。次仁连忙迎至阶下，垂眉低肩，嗓眼里咕噜着：“老爷！今天起的可早！”

从厅堂门洞里走出来的热萨老爷，敞着怀，拖着鞋，漫应了一声，一眼就望见地上受刑的人。

受刑者双手被绳子扭曲着，头颈直挺挺地仰着，痉挛的脸，圆睁的双目，似乎在和热萨对视，显得出奇的不驯。

热萨老爷不由得“嗯？”了一下。

次仁连忙回话：“人已经死了！”

老爷余怒未息，对死人说：“你敢张嘴顶撞我？没割掉你的舌头，便宜你！”

他她说着走下石阶，走近一个水盆。他那戴着戒指的手伸了进去；清水里像蛇似的盘旋着一根用四股牛皮拧在一起的黑粗的鞭子。老爷拿起鞭子，望着尸体。次仁以为他要鞭尸，一脚又把尸体翻转过去。

老爷却拿着鞭子慢吞吞地说：“叫他的女人，把他们三代欠下的债，连同收尸税一块送过来；要不——”他平静地说，“就叫她自己把鞭子送回来！”

皮鞭落在牛圈地上。土地似乎都在震动。

一阵阵唧唧的泣声，那样低，又那样深，好像是发自地底。

老、少两个妇人匍匐不动，她们的长发披散在地上。

婴儿在牛粪灰里熟睡着。

牦牛在緩緩地咀嚼着跟前的一大堆干草。

婴儿哭起来。

两个妇人仍匍匐在地上不动。

婴儿的阿媽緩緩地挺起身来，抱起婴儿哺乳。她那一双似乎流干了泪的眼睛望着地下的鞭子。

婴儿的小手紧贴在阿媽的胸前。

阿媽的双手紧拈着鞭子，挨近胸前。她独自行走着。

几个农奴默默地蹲在收割后的田野里拾捡残落的青稞，默默地望着她走过。

她仍是茫然无视地走着。

她走进老爷的府第，走过空荡荡的庭院，不觉地踏过了她丈夫遗下的血迹，在阶前站下了，头也不抬，双手举着鞭子，向前伸去。

阶上空无一人，厅堂的門像一张大口似的敞着，門內阴暗的过道里，牙齿似的排列着各种刑具，像是静待着吞噬这动也不动的小小的妇人……

土牢的門猛地被推开。

她披散着头发，无声无息地被打手們拖过甬道，拖进牢房。

牢房里两条枷脚长枷，每一条上同枷着好几个人；打手們把她也枷在长枷上，随即走了出去。立在門外的小管家，手里还拿着鞭子，推上了沉重的牢門，吱吱作响。

她紧闭双目，一动也不动地平卧在地上。

枷在她身旁的一个老妇人痴望了她半晌，伸过手来摸了摸她的鼻息，猛地缩回手去，合十呼道：“佛爷呀！她已經上天了！”

牢房里响起一片低沉的誦經声。

尸体上，母亲的乳汁仍然流着。

牛圈里，奶奶紧抱着婴儿，頻頻誦經，夹杂着：“孩子，你要长大，要长大！……”

草地上，几只小羊在徘徊，越发显得空曠。

一个十岁光景、衣不蔽体的男孩，孤零零地走过。

“强巴！……”一个热烈的声音呼喚他。一个年岁和他相仿的小女孩，怀抱着一只小羊羔，迎面向他奔来，“老爷又把我們逮回来了，又給我爸爸带上了脚镣！……”

小男孩不吭气地望着她。

小女孩又說：“你长的比我高了！……你怎么不跟我說話啊？”

“强巴！”老妇人的嗓音在远处响着。

女孩望見老奶奶走来的身影，提醒男孩說：“你奶奶喊你呢！”

男孩未睬，头也不回。

女孩不高兴地放开了手里的小羊羔，嘟囔着說：“你这个强巴！你早先多爱說愛唱啊！你奶奶还管你叫小百灵鳥呢！……”

男孩迈步走动，张口唱了起来，声音异常的清脆动人：

我有一张嘴，
真想說話啊；
奶奶告訴我，
話多了害死我阿爸！

我有一张嘴，
真想吃饱啊；
从早干到晚，
为什么吃不上一碗糌粑？
我有一张嘴，
真想唱歌啊；
跑遍了草地，
为什么心里头不开花？
啊啊啊啊——
啊啊啊啊——！

男孩唱罢，紧闭着嘴，在草地上继续走着。

“你唱的真——”女孩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，随着男孩的曲调，哼起无字之歌：

啊啊啊啊——
啊啊啊啊……

在路边小坡上的一座窝棚里，老铁匠在炉前打铁，脚上带着一副铁镣。一个比方才的强巴略大的男孩，蹲在父亲身旁，吃力地拉着羊皮风箱。

“又回来了，老铁匠！”老妇人打招呼的声音。

“是啊，又给我戴上了！……”老铁匠苦笑地应着。

老奶奶手里拿了一条稀疏的哈达，一支失去了光泽的转经筒，还提了一个油迹斑斑的装酥油的皮囊，蹒跚地跟在她的孙儿强巴和铁匠的女儿兰朵身后。老奶奶的头发更白了，腰更弯了，她的嘴经常地嚅动着。她望了望老铁匠的脚镣，轻声而又混沌